

祥云农民作家群作品选登

编者按：

在大理祥云这片沃土上，一群扎根乡土的农民作家，以田畴为纸、以生活为墨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。他们“忙时农耕，闲时笔耕”，心怀热爱地记录乡土生活，深耕山野烟火，捕捉乡村新貌，用情描摹家园蝶变、乡风新韵，是云南为数不多、作品丰硕、持续生长的新农人作家集群，也是红土地上的乡土文化能人。他们的作品扎根泥土、紧贴时代，文字质朴真挚、底色鲜活动人，既承载着乡愁文脉，又生动呈现出大理乡村振兴崭新风貌，为全国乡土文学提供了独特样本。

为彰显新时代大理新农人向上向善、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润充沛的文化力量，本刊以专版形式，陆续推出祥云农民作家群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作品各2期，今天推出第一期散文专版，以飨读者。

青海湖的序言

□ 杨继义

没有一滴水能留住光阴。青海湖千年的波光，化作时光与文脉，沉淀在这一方日渐消瘦的湖洼。

祥云县的青海湖，从古时的“青湖”“青龙湖”，到元明时期定名“青海湖”，一汪碧水映照着祥云亘古的沧桑。一代又一代人，守着一片彩云，依着这湾湖水生息终老，繁华烟火里，透着生机。

寻着晒经坡半山岩层如书卷层叠的纹路，捡拾那些似鱼非鱼的古生物化石，不难想见远古时代的青海湖，四面环山，汪洋浩渺，湖中散落着几座小岛。如今祥云的上川坝子、下川坝子、禾甸米甸坝子，当年皆属青海湖的范围。指尖抚过岩层里封存的鱼骨遗骸，每一道纹路，都复刻着青海湖亿万年前的模样。湖面水波不惊，万物自在繁衍，滋养出这片高原湖泊最初的静谧。

岁月流转，湖水渐渐退落，最终只余下上川坝子一塘浅水。先民逐水而居，在清华洞这座纵深数千米的幽暗溶洞里，点燃了文明的火种。考古学家小心翼翼扒开洞内厚达四米、面积八百平方米的文化层灰烬，从中清理出数千片陶制器皿残片，以及数十件石斧、石锛、石凿、石刀、箭镞、石杵等石器遗存。清华洞人生活在距今2900年至2500年间，更细致的年代已难考证。彼时，中原正值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，早已形成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，孕育出支撑高阶文明的文化与思想；而远在西南的清华洞人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能烧制陶器、磨制石器。

清华洞人有石斧与陶器，中原大地有钟鼎与甲骨。群山阻隔，云南文明如同湖边的野草，生长得缓慢，却把根扎得极深。

千年之后，清华洞人的文明火种继续蔓延。湖域不断缩小，对外交流却日渐扩大。中原文脉与高原部族的炊烟，在此汇聚，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一处鲜明的地理坐标。

自汉代起，因湖水哺育而兴起的云南驿，已初具官方驿传雏形。云影与马帮，从青海湖的倒影中轻轻飘过。唐宋时期，这里已是茶马盐货往来的必经之地；元代，成为西迤官道的咽喉；及至清代，更跃升为滇西首驿。千百年间马帮往来、商旅云集，驿道上每一块青石板，都浸透了青海湖的水汽，藏着一湖碧波濡养的人间风华。岁月在这里，走得缓慢而安稳。

驿道铃声摇过千年风霜，青石板上的蹄印，刻下青海湖涵养文脉的荣光。那些云水相依、湖驿共生的岁月，终究在时代洪流里渐行渐远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青海湖依旧碧波荡漾，杨柳依依，水鸟翩跹。我曾在青海初级中学读书，晴天傍晚，同学们总爱去湖边读书背诵，偶尔有老师漫步而来，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
湖水一年年退去，祥云始终逃不开“十年九旱”的宿命，是名副其实的干坝子。水，成了这片土地最稀缺的生存资源。而青海湖，曾是旱坝里难得的一汪碧水，默默抚育一方生灵，庇护一方水土。

本世纪初，特大旱灾席卷云南，祥云未能幸免。世人祈盼天降甘霖，迎来的却是青海湖彻底干涸，阳光撕裂裸露的湖底。孩子们在泥土缝隙里，捡拾风干的贝壳。

为缓解旱情、修复湖域生态，一项大型烟水改造工程顺势启动。浩大的工程，被写进地方历史。

此刻，我坐在湖边的石栏上，远望夕阳西垂，长空染遍金红，湖水映着漫天霞光。清风袭来，暮色渐浓，漫过北岸，万物化作朦胧剪影。行人步履匆匆，隐入苍茫夜色。

青海湖的每一滴水，从未真正随光阴散尽。

岸边的石头，标记着水的深度。暮色沉沉，我静静伫立在晚风中，夜色淹没湖面。月光，又一次把湖水点亮。

（杨继义，祥云县板桥村人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故乡的月亮

□ 张丽华

人间万千月色，最温柔、最入心的，永远是故乡的月亮。

我的故乡，是藏在滇西坝子深处的祥云大波那。这座被时光厚爱的村落，是载入全国重点文物名录、藏着战国铜棺秘密的传统村落。于我而言，它更是月光之下，我岁岁年年眷恋的故土。

故乡的月亮，似乎比别处更澄澈、更明亮。祥云坝子地势平阔，无崇山峻岭遮挡，每至夜幕垂落，一轮皓月便干干净净地悬在墨蓝色的天穹，清辉漫无边际，轻轻覆满整个村子。月光是温柔的滤镜，抚平了白日村落的烟火喧嚣，让大波那褪去尘世浮华，只剩下悠远、静谧与安然。

1964年出土的铸满云雷鸟兽纹样的战国铜棺，掀开了西南古滇文明的神秘面纱，让这座小村庄，成为云南青铜文化的珍贵坐标。千百年风雨更迭，王朝烟云散尽，唯有故乡的月亮，始终如初，默默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更迭与新生。

是夜，月光缓缓流淌，淌过巷道的青石板路。大波那的古巷依山就势，不循规整章法，曲折蜿蜒，藏着岁月匠心。月色铺在凹凸的青石板上，映出深浅错落的光影，汇聚成浅浅的光河，巷陌幽深，晚风轻拂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更衬得村子静谧清幽。小巷两旁，民居错落排布，青瓦黛墙、飞檐翘角，在月光下勾勒出温润雅致的轮廓。老院的木门斑驳，窗棂雕花精致，月色透过窗隙洒落，落在老旧的木桌、石阶上，落进家家户户的烟火日常。当月光落在龙泉公园，泉水从龙山的石缝里涌出，叮叮咚咚，在月色下泛着细碎的银光，这里有一池小小的水塘，晚风吹来，会漾起水里的月亮，碎成一片一片，又慢慢聚拢起来，而这湾清泉顺着沟渠，流过村庄小巷，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模样。

年少时，总爱在月光下漫步，抬首数夜空的星星。夏夜的月色最是清爽，晚风裹挟着稻田的清香，漫溢在村子各处。我曾踏着月光，走过田间阡陌，看月华铺满良田，也曾欢快地在月下捉蚂蚱，览遍翻涌的稻浪；更曾立于龙山脚下，仰望皓月当空，看月光笼罩山林草木，静谧安然。童年的傍晚，老人们总爱在古榕树下闲谈，说着家常，聊着趣事，时不时提起铜棺遗址的神秘过往，聊及古村世代相传的旧事。细碎的话语混着晚风，成了我童年的记忆，也让我早早懂得，我的故乡，自带厚重风骨。

长大后，走过各地山川湖海，无论我行至何处，这一抹温柔月色，永远是我最眷恋的向往，也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，走得越远，越是思念。它不像霓虹那般璀璨，却照亮我所有的归途。

而今归来，再赏故乡月色，依旧是年少时模样。

故乡的星空，格外清朗，月光澄澈温柔，静静流淌在村庄的每一寸土地。傍晚，喜与家人、好友漫步林荫路，赏路两旁蓝花楹在浅风中飘洒蓝紫色花瓣，斜倚路边长椅，静看田间一湾浅浅的池塘，荷花成片浮在水面上，天色半明半暗之时，水里映着天边的浅月，晚风卷着田埂稻禾的清香，蛙声虫鸣，交织成乐响，别有一番景致。若再前行几米，便是龙江河，两岸柳树整齐浓密，傍晚时分，月上柳梢头，万千柳条，在风中摇曳，多美的画卷！入夜，圆月挂在黛色的夜空，干净透亮，月华铺满整个村庄，万家灯火，都被镀上一层温柔的银霜，墙角三角梅垂落细碎花影，仿佛浅浅诉说着这夜色的美好！

这便是我故乡的月亮。月色之下，平整的巷道绿树成荫，花繁叶茂，文旅新风与古老文脉相融，整洁的村落万家灯火可亲，亲友们聚在庭院闲谈，夜色裹着欢声笑语，日子温柔又安稳。若要为心灵寻一处安宁的栖息之所，这便是最好的去处。

（张丽华，祥云县刘厂镇人，大理州作家协会会员，有作品发表于《大理日报》《荆州日报》）

普溯行记

□ 杨建军

公元1619年，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，诗人、学者谢肇淛到达普溯，他已经赶了四个月的路，身心俱疲。自从接到调令，他就马不停蹄赶往云南。他过了楚雄军民府的英武关，很快到了普溯。这位诗人，一路上感慨良多。彼时，到云南做官，等于是某种意义上的贬谪。

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虽然在思想上还有些起伏，但是作为一名方志学者，他还是敏锐地观察到了普溯的特殊性。明代的普溯是一个集驿、堡、市于一身的特殊地方。在行政上，它是楚雄军民府的辖区，但在军事上它却是洱海卫下辖的军堡。堡是一种有防御工事的军事据点。现在的普溯地处楚雄州、大理州的交界，也是进入滇西的第一站。因此，谢氏在诗作《普溯》里提到“洱海滇池此地分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，普溯是洱海、滇池两大文化区的分界点。

2014年，研究红军长征的英国人李艾德博士重走长征路，约我一起以步行的方式考察普溯。我十分乐意，这是我第一次用脚步丈量普溯这片文化厚土，第一次来这里做田野调查。我们沿着古道追寻红军的足迹，看到了古驿道、旧马店、巡检司衙门，以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旅店。那种穿越般的感觉，令人难忘。早在1930年，英国人布莱德利则曾解释说普溯的意思是“喧闹的流水”。不管他的这个翻译是否达到“信、达、雅”的标准，却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普溯富有诗意和文化韵味的鲜明个性。

看着窗外，斜斜的山地，一垅一垅田畴相接，远处是连绵的群山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记载说，“此地居民为汉化之罗罗，所耕田地，错综于山林间”是普溯山地农业的特点，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。

车子在黄草岭的小广场停下，举头向天空看去的方向便是非遗传习所。整个黄草岭村的居民都是彝族，他们的非遗节目叫“顺河跳”。

彝家人的淳朴与好客无须多言，在我们这些陌生人的面前，能歌善舞的乡亲，多了一丝腼腆，也更添了一份热情与真诚。弦子、刺绣、黑底红边、白底黑线的文化元素阐释着一种自信与宁静。

据说这村有一片古树林，休息一会儿就去看。这让我很庆幸选择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。这里没有苍凉萧瑟的气息，但却有绿水人家的烟火。这和我的想象刚好相反，如果说我想象中的黄草岭是一幅苍凉高古的山石图，那么，眼前的黄草岭则是一幅山清水秀的摄影作品。

黄草岭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在山岭上，只是这里没有黄草，只有鸡犬相闻的宁静。一株株梨树，一丛丛南瓜都有意无意地在装点着这里。沿着时不时有羊粪出没的村道，往村后赶，便是目的地的方向。向导是本村人，对于见惯了羊粪的他，略显不自在，怕我们嫌弃。其实，对于陌生的考察者来说，这才是有生活气息的地方。路越来越窄，也越来越陡。走了一段时间后，抬头一看，蔚蓝的天空下，一片树林，笔直地朝天而立，树下是灰色的石头。凭着直觉和经验，我知道这就是那片古树。山岭极高，像是自眼皮处堆积起来，满满的压迫感，令人震撼，而笔直的古木却又给人一种自信和舒展之感。其中一株古树要六个彝家汉子手拉手才能围住。我扫二维码看它的树龄，竟然有800年。这沧桑，令人感慨不已。我见到这苍天的古木，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。

我不识花木，看了牌子，知道这叫“麻栎树”。我想像电影《指环王》中的树人那样，能与它聊聊天，问问它800年的见闻。我们距离山顶还有一段距离，快到山顶时，却见一株松树，蜷曲着，颇似一条龙。在这恶劣的地方，不同的物种用它们自己的方式适应着自然的考验，这就是生命。

诗意是一个人生活与拼搏的方式。

山顶是一片很小的平地，彝家汉子和妹子，弹着弦子，唱着山歌，迈着舞步，围作一圈。歌舞既是一种娱乐，更是一种生活艺术。云南的民族文化，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，不管物质条件有多艰苦，他们的艺术总是最淳朴、真诚，且自信的。

“顺河跳”的来源是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。据说，彝人寻找居住之地时，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，于是便发出“岂可逾”的哀叹。为了生存下来，顺利过河，头人让大家手拉手，唱着歌，最终蹚过了河，人也活了下来，于是“顺河跳”就这样流传下来。因为歌唱，所以不再惧怕，因为手拉着手，所以有了力量。艺术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

歌舞之后，顺着山路往下走，走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从院子走上大路，我们回到了村里。

（杨建军，祥云县沙龙镇人，“80后”，出版有《歌咏云南驿》）

统筹策划：王晓云　张婧怡

杨一薇　王伟纲

版式设计：王伟纲